



《围城》中的移就及其英译

周风云

【摘要】 移就 (transferred epithet) 是一种比较常见且很具表现力的修辞手法, 钱钟书在其名著《围城》中大量使用了包括移就在内的修辞格, 英译版的《围城》采用了异化的方法成功地再现了原著的语言特色, 本文拟以《围城》中的移就修辞格及其在译本中的译法为例, 浅谈移就修辞格及其英译。

【关键词】 《围城》; 移就; 翻译

一. 《围城》及其英译的语言特色

《围城》是一部讽世之作, 一部“新儒林外史”。这部名著是描写日常生存状态的小说, 在这类小说里, 作家关注与描写的是他们所熟悉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围城》揭露与讽刺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与庸碌无为, 《围城》写的是抗战期间的事, 也涉及了当时社会上一些重大事件, 但战争只是一个大背景, 作者真正关注的是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

《围城》具有十分鲜明的语言特色。作者在其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比喻, 夸张, 拟人, 通感, 移就等修辞手法, 使得作品在艺术描写上细腻生动, 入木三分, 这无不为学界称道。在看似严肃笔调下的无所不讽, 无处不讽的讽刺手法使得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讽刺性。

该小说译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采用了高度异化的手法, 忠实地再现原作所蕴涵的文化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并同时成功地保持了原作的高度艺术性。译者经常在直译不可行时才采取意译或直译加注的办法, 尽可能多的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元素. 两位译者通过该作品, 既为“异化”翻译树立了典范, 也同时把中国文化活灵活现地、恰到好处地输入到英语文化中。

本文试图以《围城》为例, 浅析移就修辞手法的使用及其英译。下面先简单介绍关于移就修辞格。

二. 关于移就修辞格

“移就”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这部修辞界权威著作中给“移就”下了这样的定义:“遇到甲乙两个印象连在一起时, 作者就把原属于甲印象的性状移属于乙印象的, 名叫移就辞。”接着他又说:“我们常见的大概是把人类的性状移属于非人的或无知的事物。”书中举了海涅《诗歌集·抒情插曲》中的一句话作为“移就”的实例:“我们的车子缓缓地驶过快乐的绿林翠木, 驶过那阳光下奇花盛开的山谷。”并解释说:“快乐本属于‘我’, 今移属于绿林

翠木。” Transferred Epithet又名Hypallage, 源于希腊语,意为Change(代换), 是英语修辞学中常用的辞格之一。冯翠华教授在《英语修辞格》(Figures of speech, 商务印书馆)一书中, 对该辞格的定义为: “Transferred epithet, 正如其名称所示, 是一种把性质词语从它本应修饰的名词而修饰它本不应修饰的名词的修辞格。通常, 这类形容词将人的属性移用到非人的事物或一种概念之上。”紧接着作者举例道: “We spent sleepless nights on a project.” 这里sleepless(不眠的)原来是人的属性, 应与主语We(我们)发生关系, 但却被移用来修饰night(夜晚)。

从英汉对这两种辞格所下的定义和列举的实例看, 英语的transferred epithet与汉语的“移就”是两种完全相同的修辞手段。它们都是一种超出常规的语言现象, 也是词语搭配的创新性的运用。易位和词语的重新搭配是英汉两种辞格的共同特征。从语言逻辑上讲, “绿林翠木”怎能被“欢乐”修饰? “夜晚”怎能“不眠”呢? 然而, 这种不符合规范或不合情理的搭配正是英汉这两种辞格的非凡之处。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们赋予一个词语以新的意义, 是特殊的语言环境中一种临时的迁就。这种辞格在语言内容上扩大了语言对环境的适应性, 因而在内容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这里所说的“易位”和“重新搭配”并不是语法结构或构成形式上的易位和重新搭配, 而是在语义关系上发生了把属于甲事物的特征移置于乙事物上, 把人的特征移置到非人的物体上。其实质是一种语义的嫁接。这种嫁接也不是随意的, 而是依据了某种合理的比拟联想而形成的, 也就是说在甲乙两个印象之间可以建立一种比拟关系。进而把甲的性状移属于乙上。

移就格的修辞效果具有丰富的语言表达效果。由表示事物属性的修饰词的转移活用所造成的移就手法能赋予事物以某种属性, 使语言鲜明生动, 有助于情景交融, 增强感情色彩。除此之外, 移就格还可以达到作者独特的语用效果。比如在《围城》中, 作者常将表面上不相关的两种性状牵扯到一起, 初读起来, 让人感到茫然迷惑, 但稍作思考, 又让人恍然大悟, 深解其中妙味。例如文中描写因苏文纨捣鬼, 方鸿渐彻底失去唐小姐后的绝望与痛苦时写到“…昨天囫圇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P216)”, 作者拿形容有形具体实物外形的“整块”来修饰表抽象情感的“痛苦”, 而且, 就连忍受痛苦的方式也通过移就格被别巨匠心地刻画得惟妙惟肖: 那失恋的“痛苦”好比摆在饿汉面前的面包, 被方鸿渐“囫圇吞地”吞咽下去, 之后, 方又似“牛反刍似的”咀嚼出那被胡乱吞下之物的“深深没底的回味(P216)”。

一般说来, 移就可分为两类:

其一, 把表人的性状的词用来修饰非人的事物, 可简称为“移人于物”。例如在《围城》在描写鲍小姐时写到: “(她的)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 含笑, 带梦的大眼睛, …(P32)。” “欲眠”, “似醉”, “含笑”, “带梦”均是用来刻画人物的词, 在这里被用于描写眼睛, 于是风骚性感而且处处卖弄风情的鲍小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文中写方家因经济原因未给二奶奶请乳母, 但方老头子却只字不提经济, 而是辩解道: “…而且上海风气太下流, 奶妈动不动要请假去过夜, 奶汁起了变化, …(P232)”。方老头看来连“风气”都“下流”, 奶妈也就更不可靠了。

其二, 把修饰甲事物的词用来修饰乙事物, 可简称为“移物于物”。例如文中写到, 一天晚上, 方鸿渐受到鲍小姐的勾引后, 她却突然脱身而去, 方鸿渐感到怅然若失, 但想到第二天要与鲍小姐见面时, “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 还未落入渺茫, 在广漠澎湃的黑暗里, 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

不论在英语中还是汉语中, 有很多移就用法已相对固定从而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固定搭配。但多数

移就修辞都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在行文中，不可为了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语而滥用移就修辞格

三. 《围城》中移就的译法

翻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翻译工作者的工作,尽可能地加强和促进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等对读者认知的影响,减少由于语码转换而造成的交流障碍和心理距离。在英译《围城》中移就的翻译上,译者本着异化的原则,总是尽力找出原文修辞格在目的语中的对等修辞格来表达。但由于在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中,同一个形容词由于转移修饰的中心词不同,而传递的意义、信息和情感可能会截然不同。而且移就通常具有隐喻的效果或同时与其他修辞格(如比喻,拟人,粘连,夸张等)连用,原文中特殊表达效果的实现是通过原语言里修饰语与中心语的语义的超常搭配得以实现的。因此,翻译移就修辞格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必须灵活处理以上诸多因素,巧妙重现原文相关修辞格的表达效果。

英译《围城》对移就修辞格的英译大致采用了下三种方法:

1对应法:为了形象、传神地表达原文的特色,在翻译时应尽量在译文中使用对应的修辞格,从而使译入语与译出语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相对等。例如:

e.g.1. …她(沈太太)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园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 …(P120)。

…the two black bags under her eyes were like round canteen bottles, filled probably with hot, passionate tears, …

e.g.2. 有几个多情而又肯远游的跳蚤一路陪着他们(P318)。

A few amorous lice who were willing to brave the dangers of the long journey accompanied them all the way.

例1和例2中用修饰人的词“多情”分别来修饰眼泪和跳蚤,译文中也用了两个对应的表人的形容词来译,使译文同样具有相同的修辞效果。

2. 意合译法:因英汉语相应词汇在搭配或语用含义上存在差异,译汉语的移就格时,若不能用相对应的移就格来译,可采用意译的方法,尽可能对等地译出原文的意思,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生搬硬套的机械对译。

e.g.3. 昨天囫圇吞地忍受的整块痛苦,当时没工夫辨别滋味, …(P216)

The day before he hadn't had the time to feel the hurt he had swallowed in one lump.

e.g.4. 柔嘉打了个面积一方寸的大哈欠(P598)。

She (Jou-chia) let out a big yawn a full inch square in area.

上例中,痛苦过头,似乎凝结成“整块”壮,大方而毫无顾忌的哈欠似乎“一方寸”大小,在汉语里可以被读者理解,但若机械的逐字翻译,译文读者恐怕不知所云。所以译者舍弃了移就格,而把两个修饰词分别译成一个定语从句和后置定语。

3. 还原法:移就修辞格即把本应修饰A事物的词C用来修饰B事物,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不显的生硬,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可用本该修饰B事物的词D来替换C,在译文中还原出B事物一般被修饰的状态。

e.g.5. …辛媚和李亭梅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灌半壶冷淡的茶,同出门找教育机关了(P352)。

Hsin-mei and Li Mei-ting ate some stale peanuts, drank half a pot of the tea from the night before.

e.g.6. (冷风)依旧为了吹几片小叶子使那么大的傻劲(444)。

A chill wind blew, wasting so much useless energy just to blow a few small leaves around for people.

例5中“疲乏”让位于本该修饰peanuts的“stale”，例6中修饰人的“傻”字让位于“useless”，在译文中还原出常规的修饰法，以使译文更流畅，自然，符合译文习惯。

以上三种方法虽不能概括这种辞格翻译的全部，但是通过这三种方法，一般能够避免译文的失真和偏移。移就辞格造成的修饰语与被修饰语间的错位搭配，尤其再关系到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时，它的翻译更要求译者从表层的临时修饰看透其逻辑深层的修饰关系。译者要完全理解转移词所传达的情感和信息，然后运用适当的方法将其再现于译文中。

参考书目

Ch' ien Chung-su. *Fortress Besieged* (trans. J. Kelly & Nathan K. Mao), Beijing: People' s Literature Press, 2003.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冯翠华: *Figures of Speech* 《英语修辞格》.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罗银胜:《杨绛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胡曙中: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文军:英语修辞格词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周风云,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级研究生,福建师范大学代培楼A楼301室.

E-mail: Zola73@126.com

Tel: 13514066698

联系我们 | 协会地图 | 合作单位 | 协议下载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福建省翻译协会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97号省外事大楼702-703室 邮政编码:350003 电话:0591-87827338, 87873331, 87876953